

舊約神學的探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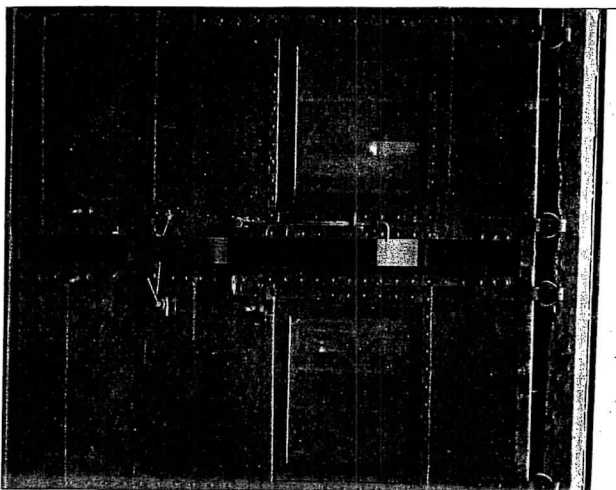
有關「約櫃」的幾個問題

詹正義

「約櫃」是什麼？
約櫃為何被敵人擄去？
異教的偶像何以在約櫃前仆倒？
烏撒擄救約櫃還要被擊殺？

（詹正義牧師，現任美國活靈出版社總編輯）這份文獻就是現在的撒下四1-7和撒下六1-22的經文。二十世紀的「編輯鑑定學」(Redaction Criticism)興起以後，學者開始注意經文中某些可能原來單獨存在的文獻，並探討這些文獻所要表達的真理，也就是所謂的「Genre」。分散在撒上和撒下的這兩段經文，由一位德國聖經學者(Leonhard Rost, 1896-1979)在一九一六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原來可能就是「一份單獨存在的文獻，並有其它要表達的真理。他就稱這份文獻為「約櫃記錄」。

(The Ark Narrative)，他又判斷，這份文獻所要表達的真理是：約櫃的重要意義，以及約櫃搬至耶路撒冷的過程。Rost的論點不單是根據經文的內容，也是根據大部的特徵研究出來的。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結論大部份聖經學者都接受。最近更有一位學者(Simon Caquot)從「形式鑑定學」(Form Criticism)和「傳統鑑定學」(Tradition Criticism)的角度，發揚光大他的結論。



人類很容易(六1-23)；有幾個基本真理，也是一直令讀者感到困擾的問題，亟待我們去探討。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到底「約櫃」是什麼？當初造這櫃的目的是什麼？

根據出二十五10-22的記載，約櫃原來的名稱只是「櫃」(第10節)，稱為「法櫃」是因為櫃中藏有神所賜的「法版」(第21、22節)；後來稱為「約櫃」(撒下四4等)，是因為這櫃乃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之象徵的緣故。這約櫃的用處乃是作為耶和華與摩西相會之處(第22節)。其實，從第一個會幕開始，整個會幕即表示神住在以色列人中的同住(出三十三-37)；甚至耶穌的這成肉身，也稱為「搭帳棚在我們中間」(約一14)；人類最終最高的盼望也是「神的帳幕在人間」(啓二十一3)。約櫃則是更明確的表示神

約櫃為何被敵人擄去？這不是耶和華的失敗，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人離棄了耶和華。約櫃乃是神同在的象徵，既然沒有神的同在，約櫃只不過是一具臭臭木造的櫃子而已，沒有什麼超自然的魔力。

與以色列人的同在(撒下四3、5)。換句話說，約櫃乃是比較低層次的物質，表達較高層次的屬靈意義。耶和華的同在。約櫃是象徵，背後的事實是神的同在。這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兩個不同的層面，永遠不能在二者之間劃一個等號。但是人類就是有這樣的缺點，很容易把物質看作是屬靈的。君不見，多少人雕刻偶像，把物質的，有耳不能聽、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說的偶像當作神來敬拜。更高一個層次的，乃是把抽象的物質當作神來敬拜：追求金錢、地位、聲望、美色等等。什麼時候人把物質的當作屬靈的地位，什麼時候人就陷入了迷信的陷阱裡，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什麼是神所無法容忍的。明白了這點，也就不難明白何以在撒上第四章，以色列人打敗後，抬約櫃上戰場，結果約櫃反而被敵人擄去。以色列的長老認為，是耶和華使他們敗在非利士人面前(撒上四3)。他們認為，把約櫃抬到戰場，耶和華就可「以」在我們中間教我們脫離敵人的手(撒上四3)。其實因為他們背離了耶和華，耶和華才不與他們同在，沒有耶和華的同在，單單那具象徵耶和華同在的約櫃在戰場上出現又有什麼用？以色列人迷信，以為約櫃就是神；非利士人也迷信，看到了以色列營中的約櫃，便聽到了以色列人出於迷信的大聲歡呼，就說「有禍到了他們的營中」(撒上四7)。

事實就是事實，迷信儘管多麼虔誠，還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在戰場上一交手，以色列人仍然敗了，甚至連約櫃被擄，兩個照單約櫃的祭司也殺了(撒上四10、11)。

在「約櫃記錄」中，梅蕭又記了一件叫人感到困惑的事。非利士人把約櫃擄去後，戴「推大衰蘭」放在大衰蘭的旁邊（撒下五二）。可是第二天，他們發現「大衰蘭倒伏於地」（撒下五三）。非利士人把大衰蘭扶起仍立於原處。第三天更慘，大衰蘭連頭手都折斷了（撒下五四）。不但這樣，大衰蘭所在之城亞實突及其四境的人都長了瘡癩。

異教的偶像何以在約櫃前仆倒？

為什麼約櫃在戰場上沒有發生任何作用，在敵人的境內卻如此可怕？這一點，我們必須先了解當時的背景。當時在近東一帶有一種「守護神」的觀念，一個家族有一個家族的守護神，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守護神。在兩國發生戰爭時，被打敗的那個國家的守護神之偶像就被抬運載到勝國的神廟中，通常是擺在低於敵國守護神偶像的下方，表示臣服於該神。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說，神的約櫃被放在大衰蘭中大衰蘭的旁邊，可能就有這樣的意味。以色列人一向自認為是耶和華的選民，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當與約無國（弗二二一）時，耶和華不但在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三一五）。因此，在那些不信不敬拜耶和華的非利士人心中，他們在戰場上的勝利，等於他們所敬奉的守護神勝過了以色列人的神耶和華。

「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詩九五）這不單是以色列詩人的夸夸其言，這是以色列全民自古以來不會動搖過的信念。在當時異教如此信仰之下，約櫃流落非利士人之地，耶和華若毫無作為，恐怕要產生的後果不單是傷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也會增長非利士人的異教信仰。耶和華的作為應與相當深遠；首先，大衰蘭兩度仆倒在約櫃前面，顯伏於地。這顯回所要表達的信息已極為明顯，「耶和華為大神……超乎萬神之上」。其次，大衰蘭有二十年之久。這段漫長的時間似乎也說明了何以原先亞比亞達「分派他兒子以利亞撒看守耶和華的約櫃」（撒下七）；後來護送約櫃往耶路撒冷，卻是由亞比亞達的另外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撒下六三），很可能以利亞撒已經過去了。聖經沒有說，這二十年中，約櫃在亞比亞達家裏沒有明說，不過憑著對人性脆弱的認識，我推測這可能死在亞比亞達家裏的約櫃的數量有關。人性有這一個普遍的脆弱，就是把屬靈的事看作平凡。這不單是看他的如此，異教徒也不能免。「近爾取神」豈不是最好的例子，發答可以照來遠方的船隻，燈塔底下卻是最黑暗的地方。平常難得一進教堂的信徒，在接近聖壇講台前，總有一份肅穆敬畏的感覺。但是，有些在教會或鄰近地區長大的孩子，往往把教堂當作遊戲迷藏之處。天天接觸屬靈的事物，必須以與主有正確的關係，有深厚而活潑的靈命作前提，否則就容易把神聖的事物當作平凡。而一個度處理屬靈的事，一方面這正表示了他與神關係的中斷，也就是他的靈命有了問題；另一方面也就阻擋了神賜福的道路。假如亞比亞達家的人，因為和約櫃相處日久，失去起初的敬畏感，假定他們沒有機會給櫃外蒙蔽的屬靈意義，沒有把握這種機會建立與神的正確關係，享受與神的同在，假定他們始終以輕忽的態度待約櫃，甚至把看守約櫃當作是一件繁瑣的重擔，避之惟恐不及，我也不會覺得意外。果實亞比亞達及其家人有這樣的心態，神賜福的管道怎能開啓？

烏撒隨伸手扶住約櫃，這不是一件單獨的個案，這

像像第二度仆倒時，聖經說，「大衰的頸和兩手都在門壁上折斷」（撒下五四）。假如聖經學者（K. von der Cappel）的判斷正確的話，當時非利士人敬奉的守護神「大衰」可能是一種外型像「魚」的偶像，因為在當地的語言中，「大衰」正是一「魚」這個字的發音。不但如此，在古近東歷史中，也有傳說「大衰」為巴力之神的流傳。這種「魚」型的偶像，折斷不易。耶和華在大衰蘭中的這種超自然作為，對當地居民所敬奉的對象，更真顯刺的味道。

不，以色列人在戰場上的失敗，並不等於耶和華沒有拯救的能力，大衰像的仆倒和頭手的折斷正顯示了耶和華神大能與主權的超越。耶和華這一個超自然的舉動，是對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一個正面而直接的教導。對亞實突及其四境的人之長聲呼籲的懲罰，所要表達的也是同樣的真理。

烏撒搶救約櫃還要被擊殺？

在「約櫃記錄」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在運約櫃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約櫃幾乎傾倒之際，護送約櫃的烏撒伸手扶住約櫃，神卻立刻擊殺他，他當場死在櫃旁（撒下六二）。大部份讀者，一讀到這裡莫不叫：「豈有此理！」（約櫃記錄）的作者保留下這段事跡，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約櫃記錄」的作為大衰驚怒。神真的這麼不講理，這麼蠻橫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從撒下七的「基列耶琳」和「約櫃記錄」的作者保留下這段事跡，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約櫃記錄」的作為大衰驚怒。神真的這麼不講理，這麼蠻橫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從撒下七的「基列耶琳」和「約櫃記錄」的作者保留下這段事跡，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約櫃記錄」的作為大衰驚怒。神真的這麼不講理，這麼蠻橫嗎？

烏撒搶救約櫃還要被擊殺？

烏撒搶救約櫃還要被擊殺？

▲基督教的作家在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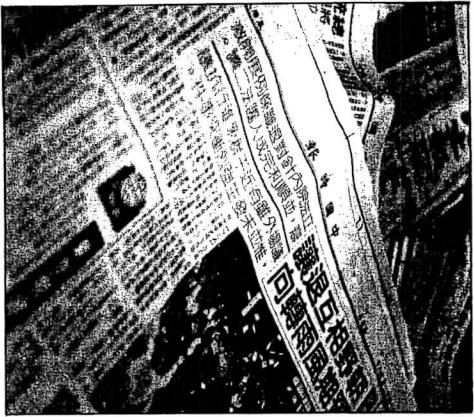
師：現任的尼馬根神學院院長，長壽自「神子民的懷戀」、基督教的末世論」等。

日報

何時出版基督教

黃彼得

報禁開放了，我們基督徒還在睡覺麼？



八年中四月下旬，國際學園傳道會在桃園中正機場大酒店舉辦八堂大會，筆者受請為主題講員之一。會間曾與中國使徒傳道會台灣負責人姚國祥牧師、中央日報記者林意玲姊妹談及：中華民國之基督使徒當政府解禁開放之際創辦基督使徒日報。除了報導正面的消息之外，並與

聖經真理發表社論，傳揚福音，使百分之九十八在台的非

基督徒接觸福音。

我們還在睡覺麼？

五月一日，筆者在南京東路國語禮拜堂日證道時，再發出這個呼籲。因為四月廿日我看到中央日報的宗教欄，只介紹美國基督教大學，而完全沒有一篇傳揚基督教福音真理的文章。而佛教却用了半版的篇幅發表他們的教義。當時我心靈非常沉重，我說：「基督教的作家在那裡？難道宗教出版就讓佛教佔去？其實我們基督徒如果有心志，有負擔的話，應寫幾份基督教日報。今日報紙所報導的部

是叫人害怕的、敗壞的事。好多正面的消息都看不到。副刊這麼多，卻沒有一篇基督教的文章，（個而有之份量也很少）。很多理論都是無神論的、唯物論的、自我為中心的。基督能怎麼不用神給你的恩賜，錢財辦一份正面的報紙？沒有力量麼？沒有人才麼？念了大學作什麼？到美國唸書，拿了博士學位作什麼？許多的財產作什麼？我們要想個辦法，立刻採取行動，不要再等！這是黃金時代，報禁開放了，我們基督徒還在睡覺麼？」

基督徒何時出版日報呢？

禮拜後，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對我說：「今日的信息我很感動，很慚愧，這幾年來，沒有想到辦日報傳播福音的事」。我當時對李先生說：「靠主的恩典，現在就開始籌備，早日出版吧！」五月一日在南京東路國語禮拜堂所傳的信息，該教會根據錄音帶整理，發表在週報上，又轉載在八十八期的一信與靈聲」，（一九八八年八月份）。我不知道這呼籲有

多少人聽見，留心，或去思想籌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份的「校園」雙月刊，「情緣街口」欄的宗教界熱潮報導：中國時報十一月八日十九日發表：第一份以佛教新聞為特色的日報「福報」，將於明年（八九年）元月創刊發行。佛教已掌握辦日報的重要性，並採取行動。我們基督徒何時出版日報呢？

樂跳舞」(撒下六5)，以為約櫃當照預定的計劃運送，並實現大衛的政治目的。但是烏撒事件發生以後，聖經告訴我們，「那日大衛懼怕耶和華，不敢將約櫃運進城」(撒下九、10)。這件事至少讓大衛認清了一個事實：他不能利用手腕，使耶和華成為他的工具，因為耶和華的能力不是他能控制的。神賜福俄列以東，一方面可以說是因為俄列以東對待約櫃的態度對了。可是，更重要的一面可能是，因此大衛再度確認了耶和華是賜福的源頭。這也就是為什麼大衛一聽說耶和華因為約櫃，賜福給俄列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大衛就立刻去把約櫃運進耶路撒冷城(撒下六12)。大衛真是愛慕神的賜福，而且這次他的心態顯然與上次有別。請細讀「約櫃記錄」作者所描寫的，除了前次的「作樂跳舞」之外，「抬耶和華權的人走了六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大衛穿着細麻布的衣服，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撒下七13、14)。如此，烏撒和俄列以東，可能都是為了要傳給大衛一個訊息：他不能使用手段，利用約櫃(耶和華)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耶和華真是賜福的來源，可是祂擁有的能力比大衛所能控制的大得多。總結來說，「約櫃記錄」所表現的「Dawn」是要表達屬靈的實際遠比外表的象徵更重要，是要表達耶和華是高於一切的大神；是要表達人不可以輕忽的態度待屬靈的事；是要表達耶和華的賜福不是人可以用手段加以控制的。最後要談一個重要的問題：「約櫃記錄」的作者和寫作日期。在作者這方面，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定他的姓名。不過，從這一份文獻中對約櫃歷史的熟悉，特別是對於把約櫃從基列耶琳亞比拿達家抬到耶路撒冷的細節之清楚，顯然這位作者不是屬於與約櫃有關的祭司家族，就是曾經參與抬運工作的大衛家的人或其後裔。另外，「約櫃記錄」

對「人」似乎一點都沒有興趣，對政治也同樣興趣闕如，所以不可能是大衛宮中史官所寫。前面所提，那位重新發現「約櫃記錄」的學者(Piggot)認為，這份記錄可能是由在耶路撒冷服事約櫃的那些祭司所作，目的是在向前來敬拜耶和華的人說明，約櫃抬到耶路撒冷的過程。他認為，這些祭司可能是在大衛執政時期，甚至是在所羅門建殿前，即已把這份文獻預備好。這樣的結論相當可取。另外有兩位學者(Piggot & Piggot)研究「約櫃文獻」(則把撒下四、17和撒下六分開，他認為撒下四、17和撒下六分開，又為何要分開。因此，寫作的日期必定是在大衛征服非利士人(撒下五17、25)之前，而撒下六則是另一個人的作品。這樣的理論把寫作的日期定在幾乎與事件發生的同時，以當時的寫作方式和文獻流傳的速度，似乎不太可能。不過，作者是誰，日期在何時，並不會影響這份重要文獻對我們的屬靈教訓：「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屬靈的實際遠比物質的外在表象更重要；神聖的事物不可以輕忽的態度對待。

可四